

該有人搜羅了各處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于世間；至于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于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只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却很少見誘掖獎勵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脚前侍衛，託爾斯泰呀，託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只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護此人，一面又中傷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着自己，却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

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域投餽」，其實世間何嘗真有鬼，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只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于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于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麼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閒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十一月二十二日。）

失題

豈明

昔賢為文，皆先有文章而後有題目，或有文無題，後人姑取首二字為篇目，孔云學而，莊曰秋水，由來古矣。詩題常見即與偶成之類，或竟標曰無題，似未必就是「淫奔之詩」，（今語投作情詩）大都只是真想不到題目來罷

了。然而我這個題目却並不是屬於這一類的，既不是有文無題，更不是這行題目字在洋車上失落了，實在是如是講的，說失掉了許多好題目之可惜。

老友疑古哥有言，「而我尤其怕做題目」，（見廢話的補遺）做題目之一事，疑古玄同怕之，其亦怕之，所以平常看書報，處處留意有沒有好題目出來，抄在賬簿上面，預備將來好用。今年真好運氣，自段芝泉章孤桐作之君作之師而後，堂禮教方面大有動作，文章與實行同時並舉，供給我們不少題目，實在是應當感激的事。在我的賬簿上還有幾筆最高的貨色留著，滿擬在車上廁上思索一番，寫出幾篇小文，登在語絲上面，以代翻印野叟隱言。豈知天心尚未悔禍，郭松齡在灤州班師，辟歷一聲，君師之大狼狽，下野之兆已見，不禁令我拍炕桌而長吁，我這些好題目從此已矣，豈不冤哉。古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是之謂乎。

何也？以我所有最好之題目乃關於段執政之文章及章十劍與其徒黨者也。

我在甲寅十八上得讀段君的二感篇後，不忍釋手，因其思想文章均極古奧，極想略加箋註，將這中華民國的「君師主義」介紹于語絲的讀者。我不很懂所謂美術文之古文，但讀孤桐君之文一過也就能夠大抵了解，今見段君文乃

如望大沽口外的海水，一片渾茫莫知所極。予急屏息凡慮，危坐靜觀，讀內感篇凡五遍，始彷彿瞭其大意，全文似分三段，首段之義旨蓋本于太上感應篇，中段出于張文襄勸學篇，末段則是「勿謂言之不預也」一流的文字，我不能說出源流的書名來了。外感篇纔讀三過，還不能通曉其旨趣，爲來客所擾，未得卒業，深以爲恨。本來預備撥冗再讀以竟前功，荏苒未果，到了現在段君既將復歸于禪，不再爲我輩的法王，就沒有再加以批評之必要，況且「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卽「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所以我只得毅然把「恭讀二感篇謹註」這一個題目勾消了。

章士釗與其徒黨，這也是一個豐富複雜的題目，可以做好許多文章。章士釗是有若干所謂正人君子給他幫助的，自然是現代的一個人物，好政府的好人，但在我看來却是一個「代表無恥」的政客，很值得努力的攻擊，——這或者因爲我是浙江人的緣故也未可知。其實各人都有一個籍貫，這算什麼稀奇：我的確是浙江人，正如楊前女師大校長是常州人，章教長是湖南人，不過那些專說別人的先生們自己不想到了。這本來也是難怪，天下的事情真太多了，那里能記得清這些，更不必說一兩年前的過去事，所以親身率領教育界滾進政治漩渦去之後就會轉過來拚命地要滾出來了。(到底這

真是要滾出呢，還是滾進，我是外行人，不能明瞭。)我不幸在彭允彝時代就在北京，有些事情太清楚了，又不幸在章士釗時代還在北平，而且態度又還沒有變。我覺得章士釗也是「代表無恥」，應該與彭允彝同樣的加以反對，却不知智識階級已經轉了舵，說章士釗是代表學風的了，我這頑固真是可以，誠不免有時代錯誤之譏。不過我總不以自己爲錯，與別的任何名人學者一樣，所以對於他們仍抱着不敬之意，在賬簿上註一筆，預備慢慢地來今日明說半句，明天暗說一句，照着最新式的什麼文體。嗚呼哀哉，現在這個出出氣的機會也有點要逸過去了：一日樹倒胡猴散，更從那里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胡猴，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却也有我的體統與身分。所謂革命政府不知還有幾天的運命，但我總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這賬簿上賦得章士釗及其他的題目也當一筆勾消了事了。

我賬簿上這筆「倒賬」實在是可惜之至，不過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自認晦氣，併且學蔡子民君的話對段章及其他諸君子拱手曰，「以前的事情我們不必再提罷。」

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案，篇末所引係蔡君對其老友雪(君)君良山所說的話。民六時雪君曾爲北大的

教員，自前門外購一梅郎之等身照相，以四個苦力抬至馬神廟，有名於時，雪君初與蔡君爭論，力說革命之不能成功，且誓之曰，「革命若成，我這顆頭輸給你！」民國元年蔡君歸鄉，雪君惴惴往訪，出而語人曰，「子民對我說，以前的事我們不必再提罷，這是明明在那里問我討頭了。」但後來雪君還拾梅像至大學，可見裏頭終于未討，雪君當時之語蓋全出于揣測也。二月一日，記者附識

藍紙花籃

玉麟

「藍紙花籃呢？」剛從海濱散步回到房中，電燈一亮，謝君瞥見我的手裏空着就這樣問。我微笑着，探手摸着衣袋，輕輕地拿出那個藍紙花籃。誰知紙籃已被壓皺，籃君的鮮花僅存二朵。我不禁悵然。

「呵！藍紙花籃壓皺了。」謝君嘆道，微笑的看着我。

「壓皺了，壓皺了！」我輕輕地把花籃擱在書桌上，一面又從袋中摸出幾朵花來要仍舊放在花籃裏。紙籃似乎縮小了，乃放花朵在桌上。

「紙籃壓皺，鮮花壓損，對不住贈者了。」我抱歉懊惱的說，又把籃中的花也都傾散在桌上，謝君用手把紙花籃重整理端正。我用手在

桌上細數着花朵——

一朵小小的刺茉莉；一朵大紅花；兩朵緋色的蕙花；一朵粉紅的什麼野草花？一朵紫羅蘭，還有一朵黃花和兩片嫩嫩的葉。

花數完時，籃也整理好了。仍舊是滿貯鮮花的藍紙花籃一個。我們又微笑凝神欣賞牠，我覺得這紙花籃很精緻：白紙條的把手，藍紙底的籃底剪四個小孔。這幾朵花過很微小伶俐的。小孩們大概是喜歡小巧的物件。他們在田野中跳躍，採集了這樣花朵，小小的姊妹兄弟手牽手唱歌。他們笑嘻嘻把這種紙花籃貯滿了花，互相贈送以表他們各人的小小的愛心。這一個小紙花籃或者是那女孩自己的，或者是她的小同學送給她的。她倒把牠送給我這樣疎笨的大人。我今晚去找謝君，竟會無意中得到這樣可愛的小朋友的贈品。那時我一入門，看見桌上擺幾個小紙花籃就注意的看，愛玩着那花籃，詢問是誰做的，爲什麼做了這花籃。那女孩站在桌旁，張着一雙黑眼看我，說今日是送花日。我覺得很有趣，原來今日是送花日，我們大人倒都不曉得。我真被這新鮮的興味所醉迷了。送花日的名字已極有趣了，又是送這樣的滿裝鮮花的紙花籃，又是孩童們的送花日。這是何等細緻溫雅的一回事。我就要她也送我一個紙花籃。她纔微笑點頭說「好」，我已把紙籃拿了，笑嘻嘻邀了謝君到海濱散步，

一路玩弄牠。不知何故把牠放在衣袋裏，雖然一路細心要不把牠損壞，終於壓皺了。我這時想起那女孩的可愛，心中似乎有些感謝她的微意，似乎很願知道她的小名，我就問謝君——他是時常住在她的家中的密戚——道，

「那個贈花籃的小孩叫什麼名字？」

「好像是絳那？是個英文的小名，所以記不清楚。」謝君遲疑的說。

我心中愉悅的想：「可愛的小絳那！你的爛慢的心情倒給了我一些新鮮的趣味。明年今日，無論我在何處，我盼望你寄送我一個這樣的藍紙花籃，使我記住這個可喜的送花日。」歡悅恢復了我的湮滅的童心。也像是個小孩子，我熱誠地懇請謝君替我轉送了絳那幾張小照片。

藍紙花籃放在我的書桌上約有一個星期——也許不只一星期，設若不曾於那個下午被夏風把憔悴的花朵和已褪色的紙籃吹去。

浪費的課

俄國契柯夫作

夏葵如譯

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懂外國文是很大的不方便。屋羅陀夫在得過他的學位後開始混事的時候，深刻地覺着這件事了。

「真可慮」他說，呼吸很困難。（雖然他才二十六歲，但他很肥重，而且有氣急病的。）

的。）

「真可慮！不懂外國文我好像一隻鳥兒沒有翅，我會把這事弄掉的。」

他于是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征服他的惰性去學法文和德文，而且要物色一位教師。

一個冬天的午刻，常屋羅陀夫正坐在他的書房裏做事，聽差告訴他有一位年輕的女人要會他。

「請她進來罷，」屋羅陀夫說。

一位講究地穿新極時髦的年輕女人進來了。她自荐地說是一個法文教師，叫做亞里司的。又告訴屋羅陀夫說是他的一位朋友介紹她到這裏來的。

「好極！請坐。」屋羅陀夫說，呼吸很困難，把手在他的睡衣領上摸一摸。（爲得使呼吸自由些，他在做事的時候總是穿着睡衣代替硬領的衣服。）「是比阿提請你來的罷？是的，是的……我會把這件事託過他，好極了！」

他一面和亞里司談話，他一面羞澀地和帶了好奇心地看着她。她是一位道地的法國女人，漂亮而且年輕。從她的疲白的臉，她的短的捲髮，和她的做作的纖腰看，她一定才十八歲；但是看着她闊大的雙肩，她的背上的顯然的皺痕和她的銳利的兩眼，屋羅陀夫想，她至少有二十三歲了，也可以說有二十五；然而

馬丁他以為她不過十八歲了。她的面孔看來很是冷淡和帶着生意像，好像一位討賬的先生的臉似的。她不會笑過一下，只是一幅滿臉不安的容色，當她知道了她并不是請被來教孩子的而是教一位肥壯的大人。

「好罷，亞里司姑娘，」屋羅陀夫說，「我們以後每晚七點至八點上課。至於你的薪金，一盧布一課，我決沒什麼計較的。無論如何一盧布一課就是了。」

他問她可吃點茶或咖啡，天氣好不好；他又帶着天真的笑容，輕擊着桌氈，用了一種友誼的聲調問她是做什麼的，從前在什麼地方讀書，和現在靠什麼過活。

帶着一副冷淡的，生意像的表情，亞里司回說她是從一個私立學校畢業的，并且有一張私人教師的文憑，她的父親不久才病得紅熱死的，她的母親還活着是做紙花的；她自己上午在一個私學堂裏教書，下午在幾個家庭裏當教師一直到晚上。

她走了，留下來女衣的微淡的香氣。一大會屋羅陀夫還不能安心地做事，他坐在桌上，輕擊着綠的桌氈，沈默地想了。

「看見一位年輕的姑娘自己謀生，真是值得快活的事，」他想，「然而別一面，想到貧苦把像亞里司那樣的一般美俏的姑娘們糟蹋了，和她要為生活而奮鬥，又極不快活了。這確是

一件可歎的事！」

因為他從未見過真潔的法國女人，所以他想這位穿着漂亮的闊大的雙肩和特別細腰的年輕女人雖是教法文，或者也帶幹那種勻當的。

第二天晚上時鐘七點還差五分，亞里司來了，臉都凍紅着。她打開她帶來的法文初階，沒有說什麼，就開始了：

「法文有二十六個字母，第一個讀「阿」，第二個讀「白」……」

「請原諒我」，屋羅陀夫打斷話了：微笑。「我要告訴你，姑娘，教我的書你定要將你的方法變一點。你要知道，我深懂俄文，希臘文，拉丁文。……而且我研究過比較語言學，我想我們可以不用法文初階就直接讀點著作家的文章了。」

他又把成年的人是怎樣地學外國文向這位法國姑娘說了一番。

「我有一位朋友，」他說，「他學外國文，把法文的德文的和拉丁文的聖經都擺在他面前，他一樣一樣地讀，逐字分析，不到一年他都學會了，你一定可以相信這話的。讓我們也照樣地做。我們來找點作家的文章讀罷。」

這位法國姑娘胡塗地看了他。顯然地這種提議在她以為很滑稽。假使這提議的是一個孩子她一定要生氣并責備他的；然而像他這樣的一個肥壯的大人，她怎能責備他哩，她只好暗

地裏發一發肩說：

「隨你罷。」
屋羅陀夫從他的書架上尋出一本破舊的法文書了。

「讀這本好麼？」

「反正都一樣，」她說。

「既如此，那就讓我們開始罷，多麼好！我們從這一課讀起……Memoire」

「記憶，」亞里司翻譯。

帶了天真的微笑和困難的呼吸，他費了一刻鐘的功夫在這Memoire一個字沒上面，而一個(0)字又化了同樣的時間，這真使這位年輕的姑娘厭倦了。她沒精打采地答他的問題，漸漸的茫然了；顯然是猜不透他的這位學生，而且也不想去猜透他。屋羅陀夫向她發問，同時又注視着她的美麗的髮

「她的髮並不是生來就捲的，牠是捲的。這真是稀奇的事！她一天從早忙到晚，然而她偏有功夫燙髮哩。」

恰到八點她站起了，冷淡而又乾燥地說一聲：「先生，再會」，她就走出書房了，留下不同上次一樣的微妙的迷人的香氣。又嘗得她的這位學生多時不能做事，他坐到棹上冥想

了。
接連過了幾天，他深信他的教師是一位美好的有良心的年輕女人，但是她的學問很壞，

不夠教大人的書，所以他打定主意再不自費光陰了，將她辭去，另請一位別的先生。在她第七次來的時候，他從他的衣袋裏拿出一個錢包，內面裝好了七個盧布。將錢包捉在手裏，他很窘促地說：

「請原諒我，亞里司姑娘。我應當告訴你……我是急於要……」

看了那錢包，這位法國姑娘已猜着那是什麼意義了，這是第一次在他們上課的時候她的臉發抖了，她的冷淡的，生意像的表情消失了。她有點泛紅，低下了她的雙睛，興奮地摸弄她的細巧的金鍊。屋羅陀夫看見她張皇的神情，知道一個盧布於她是如何的重要，和失了這一宗進項於她又是如何的苦痛了。

「我應當告訴你，」他含糊地說，漸漸的昏失了，而且內心志忑著。他忙把那錢包放到衣袋裏，接着說：「請原諒我，我……我要離開你去休息十分鐘。」

他做出那種樣子好像他毫沒有要辭退她的意思，不過只是求她的允許讓他離開她一會兒，他走到間壁的房子裏，在那兒坐了十分鐘。於他回來了，比以前更昏亂；最使他苦的，是恐怕他把他的這暫時的逃學依她自己的主觀推斷了，他很覺着難過。

功課又開始了，屋羅陀夫對之毫無興趣。他知道他決不會從這功課裏得到益處，所以他

給這個法國姑娘的自由隨她怎樣教，不問她也不阻撓她。她隨她自己的便一點鐘繙完十頁了，而他却不聽，很困難地呼吸；因為再沒有較好的事可做，他只凝視着她的捲髮的頭，或者她的柔白的手，或是她的頸子，并且嗅她的衣衫的香氣。

他污七八糟地亂想，覺得害羞，或者他竟變溫柔了；於是他又覺得苦悶，因為她總是那樣冷淡地，生意像地對他，把他當一個學生看待着，從不發笑，似乎生怕他或然地觸了她。而他還老是默算着如何用真誠去吸引她，去知道她更深，去幫助她，并且叫她知道她教的多麼壞，可憐的東西呵。

一天亞里司來上課，穿了一件華麗的粉紅的衣，領子低低的，遍身圍滿了那種香味，好像她裹在雲裏似的，假若有人吹她一下，簡直兒可以飛到空中像烟一樣的溶化掉。她乞恕，說她只能教半點鐘的書，到那時她就要去跳舞會去。

他注視着她的喉部和赤露的後頸，默想着他現在已明白法國女人為什麼有最易被誘的「浪蕩的動物」的名譽了。他被這種香氣，美俏，和白肉弄昏了，但她沒有察覺他的念頭，或是對於那些念頭毫無興味，所以只是一頁頁地掀過飛快地繙譯：

「他在街上散步遇見一位紳士，他的朋

友，說「你在什麼地方吃苦了，看了你的灰白色的臉實在使我吃驚了。」

Memore早教完了，現在亞里司又在教別一本書。有一天她早來一點鐘上課請恕地說她在七點就要到小戲院去。看她課畢走了之後，屋羅陀夫自家也穿起衣服到戲院去了。他一頭走一頭想，他到戲院去不過是娛樂罷了，他並沒有想到亞里司。他不相信一位莊重的，預備將來有莫大前程的，和有睡癖的人會把他的工作拋開跑到戲院去，僅是爲了要會一位他不了解的，懶惰的，和極無學識的姑娘。

但是爲了或種原故在閉幕休息的時候，他的心總是跳着，不知道他幹些什麼，他在這走廊裏飛跑，好像一個孩子不奈煩地找什麼人似的；休息過去了，他很失望。然而當他看見那熟識的粉花的衣，和那罩在紗底下的美麗的雙肩，他的心又跳動了，恍如是一種快樂的預感。他高興地微笑，而在他的生命裏這也是第一次嘗着醋的滋味了。

亞里司同了兩位很難看的學生和一位辦公事的人散步。她大聲地笑，高聲地談話，更顯然地獻媚。屋羅陀夫從沒有見過她這樣的。她很快活，滿意，親熱，和天真。爲誰呢？爲什麼呢？或者因爲這些人是她的朋友和屬於她的一流的。屋羅陀夫覺得在他和那一流之間有一

道可怕的深溝。他向他的教師點頭，但她只給他一個冷酷的回答，便匆匆走過了。她顯然不願意她的朋友知道她有學生，而且她還靠教書賺錢哩。

在這戲院裏一會之後，屋羅陀夫知道他已愛了……以後上課的時候，他總把兩眼饑饉地伺着他的漂亮的教師，他不願制壓自己，任其非非地想去，純潔的和純潔的。亞里司的面孔還是照常的冷淡；每晚一到八點，她就冷淡地說一聲『先生，再會』，他覺得她一點兒不注意他，或竟永不會注意他，他的地位是無希望了。

有時候在上課的當兒，他作些夢想，希望，打算。他內心早作成戀愛的宣告，和記着法國女人是浪漫並易于上手的。然而一瞧見他的教師的面孔又使他夠了，他的想念會完全消滅就如一支帶在外廊的風前的燭被吹熄了一樣。不過有一次他征服一切了，忘了自己像發瘋似的，他再不能自抑住，當她下課後從書房到堂屋去，他竟阻住她的路了，喘氣而且吃地宣告他的愛情：

『你於我是多麼親愛呵！我……我愛上你了！許我說出罷。』

亞里司變蒼白了——或許是由于驚嚇。她想在那種宣告之後，她再不能來此地賺一盧布一課了。帶了一副可怕的眼光，她大聲地私語：

『啊，你不要這樣！不要說，我求你！你不要這樣！』

屋羅陀夫一夜不曾睡着；他為害羞所苦；他責備他自己并且憤激地思索。他以為他的宣告侮辱了這位姑娘，她定不會再到這兒來了。他決定次早到警察局裏去調查她的住址，寫一封陪罪的信給她。然而亞里司并不需信而來了。在第一分鐘她覺得不快活，然而她一打開書又是照常的生動而且很快地繙譯了：

『呵，青年人，不要撕毀了我的園裏的花，那是我要給我的病的女兒的。』

到現在還是來。四本書已繙完了，但屋羅陀夫仍不懂法文，除了 *Memoire* 一個字外。人家一問到他的學法文的成績，他總是搖一搖手，一句不答，就說到天氣問題去了。

十四年十月七日譯。

猶太一個癩者的哀歌

簡又文

我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個癩者。

這病不是我自己染來的，是遺傳的；

為甚麼我却要終身擔負着先人的責任？！

人見着我，嗤也不嗤一聲，掩鼻而過！

有時我在路上遇着所愛慕的人，

人還未瞧見我，我先要呼喊：

『我來了，莫近我，——一個癩者！』
愛人的權利也丟了麼！

神京，聖京，有甚麼好處？

管他聖廟巍峨，宮闕壯麗，

都是那些「潔者」才享得的福。

連仁愛正義的耶和華也是他們專有的上帝！

帝！

說甚麼「黃金的耶路撒冷」，甚麼「彌賽

在降世？」

那是一般「好人」夢想中的快樂永福。

我呢，夢想的權利也沒有了，

祇有那蟲不死火不滅的地獄是癩者的靈魂

歸宿。

城裏近日來了一位拿撒勒人，

聽說他的法術很高——即逐鬼療病

我曾找了他五天五夜找不到，

因法利賽人們拿着禮法和聖道同他糾纏不休。

休。

滿擬等待他把「聖」人們罵倒，

好讓我們患病者去求療治，

不意昨天他們竟活活的釘死了他！

唉！我的癩又發了！好痛！

十四 十一，四，青龍橋車站車上。